

§ 賽隆的冬天

509BC 冬。

克羅頓的海風微涼，但不刺骨。市集仍然喧鬧，橄欖油與新磨的小麥粉氣味混著海鹽，在陽光下閃動。

賽隆(Cylon)二十七歲。出身權貴，

他的家族經營橄欖油貿易，三代積累，船隊可以一直開到敘拉古。父族在城邦議會中有席位，家中奴僕成群。他一向習慣被讓路、被奉承、被期待。

這一天，市集那天的陽光薄而亮，像剛從銀幣上刮下來的屑。

賽隆例行巡視家族的商舖，他穿著質地細緻的披風，步伐穩健，身後兩名僕從替他開道。

正當他低頭看一匹紫紅染料的樣品，打算挑幾匹西西里的羊毛織物，忽然聽見旁邊賣香草的老婦人笑了一聲。

他抬起頭。

少女蹲在攤位前，手指捻著一小枝迷迭香，正在問價。她的披風滑下一邊肩頭，露出一截鎖骨，細得像陶工拉坯時留在瓶口的那道線。她把迷迭香湊近鼻尖，微微側過臉，冬日的陽光正好打在她的顴骨上，那裡有一小片被海風吹出的淡紅。

賽隆手裡的羊毛落回攤上。

他站在原地，忘了呼吸。那一瞬間市集所有的聲音都退遠了——販魚的吆喝、鐵匠舖的錘聲、孩童追逐的笑鬧——全部變成耳膜外模糊的嗡鳴。他只看見她。她站起來，披風重新攏好，把錢幣放在老婦人手心，轉身走進人流。

賽隆跟了上去。

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跟。

他的身份、他的驕傲、他二十七年來從未失態的自持，在這一刻都輕得像埃特納火山飄落的灰。他只想再看一眼她的臉。

她在賣陶瓶的攤前停住，指尖劃過一隻繪著海豚的黑繪雙耳瓶。

賽隆終於看清她的正臉。額頭不高，眉骨清晰，眼睛是深褐色的，像熟透的橄欖。她察覺有人在看，轉過頭來。

四目相對。她沒笑，也沒躲，只是平靜地看著他，像看一件市集上尋常的器物。

「您有什麼事？」她問。

賽隆張口。他發現自己竟不知該說什麼。

「我……」他頓了頓，「那隻海豚畫得很好。」

她低頭看了一眼雙耳瓶，又抬頭看他。這一次，她的嘴角彎起一點弧度，不是笑，是某種介於困惑和瞭然之間的神情。

「是的，」她說，「牠躍出水面的樣子很自由。」

她轉身走了。

這一次，賽隆沒有再跟。他站在原地，看著她深棕色的披風在人群中隱沒，像一艘船消失在海平線。

他必須知道她是誰。

這花了不到半天。克羅頓的名門望族他都熟，有適齡女兒的不超過五家。他派僕從去打聽：褐色眼睛，十六七歲，身高到他肩頭，說話聲音低而穩，今日在市集買過迷迭香和一隻黑繪雙耳瓶。

傍晚消息就回來了。

「米羅的女兒，」管家說，「叫米亞。」

賽隆沉默了很長時間。

米羅。這個名字在克羅頓意味著什麼，每個男人都知道。六屆奧林匹克優勝，摔跤場上的神祇，他的雕像立在德爾斐聖殿，與英雄並列。

賽隆見過他一次，三年前公民大會，米羅坐在前排，背闊如山，沉默如石，整場會議沒有說一個字。僅僅是坐在那裡，空氣就變了質地。

「她……可曾許人？」

「沒有，」低著頭，「聽說米羅先生對婚事極為慎重。」

賽隆在暮色中站了很久。牆上掛著他父親留下的青銅劍，劍刃擦得雪亮，映出他模糊的臉。他二十七歲，家產殷實，相貌端正，從未在任何事上輸過。但此刻他看著自己的臉，忽然覺得陌生。

那一刻，他心中萌生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傾慕，而是佔有慾與結盟的算計交織。

三日後。

賽隆備厚禮拜訪米羅宅邸。

米羅沒有在客廳見他。

僕從把他領到後院。

那是一個鋪著粗礫的訓練場，空氣裡瀰漫著汗水和橄欖油的氣味。

米羅站在場地中央，赤著上身，肩頭的肌肉在暮色中像兩座沉默的山丘。

他雙手各執一隻青銅小牛——那是他年輕時用來練習握力的器物，每一隻都重過百斤——正在緩緩平舉。

賽隆站在場邊，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。

米羅沒有看他。他完成最後一組動作，把小牛輕輕放回石臺。金屬接觸石面的聲音沉悶而克制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賽隆上前一步。他準備了措辭，得體、周到、不失體面。但此刻那些詞句全部堵在喉嚨裡。

「米羅先生，」他說，「我今日在市集見到了令媛。」

米羅轉過身。他的臉被暮色削成明暗兩半，眼睛藏在眉骨的陰影裡，看不出情緒。

「我想求娶她。」

場地上靜了很久。風從海面吹來，帶著鹹腥的涼意。賽隆覺得自己像站在祭壇前，等待神諭。

米羅開口了。

「你叫什麼？」

「賽隆，家父——」

「不必。」米羅打斷他，「我不需要知道你父親是誰。」

他的聲音很低，像石磨碾過穀粒。那不是輕蔑，是陳述事實。

「你見我女兒一面，就來求娶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知道她是我的女兒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知道你配不上她。」

賽隆的脊背僵住了。

米羅看著他，目光平靜，沒有譏諷也沒有憤怒。他只是陳述一個事實，就像陳述海水是鹹的、埃特納山會噴火。

「我在你這個年紀，」米羅說，「已經贏下第一屆奧林匹克。你在二十七歲做了什麼？」

賽隆沒有回答。

「我女兒不會嫁給一個只看過她一面的男人。」米羅轉過身，背對著他，「回去。」

賽隆站在暮色中，看著那座沉默如山的背影。他忽然想起市集上米亞說的話：牠躍出水面的樣子很自由。

他沒有再說一個字。

賽隆沒有死心。

他打聽米亞的行蹤，不是為了跟蹤——他還有最後一點自尊——只是想多知道一些關於她的事。她去過哪些地方，見過哪些人，喜歡什麼，討厭什麼。這些碎片像拼圖，他一塊一塊撿起來，不知道自己究竟想拼出什麼。

幾天後，他得到了答案。

「米亞小姐在畢達哥拉斯學園讀書，」僕從說。

賽隆愣住了。

畢達哥拉斯。那個薩摩斯來的哲人，白髮白鬚，傳說他的大腿是黃金鑄成，傳說他能同時身處兩地，傳說他記得自己前四世的人生。克羅頓的貴族送兒子去聽他講學，幾何、數論、音樂、靈魂輪迴。那不是一個輕易收外人的地方。

賽隆站在窗前，看著窗外灰白的冬海。他忽然明白了米羅那句話的意思。

你配不上她。

不是家世，不是財富，不是他在二十七歲沒能贏下奧林匹克。是他和她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。她的世界裡，海豚躍出水面是自由的，迷迭香的香氣裡有神性，數是一切存在的本原。他的世界裡只有橄欖油、船隊、銀錢往來、城邦政治。

他想進入她的世界。

冬天最冷的那幾天，賽隆站在畢達哥拉斯學園門外。

學園不在城中心，在城外東南方向的一處緩坡上，背靠丘陵，面向大海。建築是樸素的灰白石料，沒有廊柱，沒有裝飾，只有幾間屋舍圍成一個方庭。橄欖樹稀疏地長在坡地上，枝條在冬風裡彎曲如老人手指。

賽隆叩門。

開門的是個年輕男子，面容清瘦，目光平和。他聽完賽隆的來意，沒有顯出驚訝或輕慢，只是請他稍候。

他等了很久。海風把他的披風吹得獵獵作響，手指凍得發僵。他看著那些橄欖樹，心想她每天從這裡進出，每天看見這些樹。

門再次打開。

「畢達哥拉斯先生請您進去。」

哲人坐在方庭中央的石凳上，膝上攤著一卷莎草紙。他比賽隆想像的更老，鬚髮微白，但背脊挺直，眼睛不是傳說中那種洞徹一切的通透，而是很安靜，像深井裡的水。

賽隆上前行禮。

「你想入學？」畢達哥拉斯的聲音很輕，像風吹過琴弦。

「是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賽隆沉默。

他可以說自己對哲學有嚮往，可以說仰慕學園的名聲，可以說想追求真理。他準備了這些說辭，每一句都合情合理。

但他沒有說。

「我來這裡，」他說，「是因為一個女子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追問是誰。他只是靜靜地看著賽隆，目光沒有責備，也沒有嘲弄。

「你愛她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知道什麼是愛？」

賽隆張了張嘴。

「你愛她的面孔，」畢達哥拉斯說，「愛她的聲音，愛她在市集買迷迭香時的姿態。但你不認識她。你不知道她每天清晨坐在海邊寫算板，海浪濺濕她的裙擺，她渾然不覺。」

賽隆聽著。每一個字都像石子投進深井，久久聽不見回響。

「你知道這些之後，還愛她嗎？」

賽隆沒有回答。他不是不想回答，是不知道答案。

畢達哥拉斯低下頭，繼續看他的莎草紙。

「你進不來，」他說，「不是我不讓你進。是你自己還沒準備好。」

賽隆站在方庭中央，橄欖樹的影子落在他腳邊。他忽然想起市集上那個瞬間，她側過臉，陽光打在她的顴骨上。那一小片淡紅。

他轉身離去。

學院門口的幾何圖形，在陽光下顯得冷冽。

賽隆走出方庭，走下緩坡，海風把他的臉吹得發木。

他沒有回頭。他怕自己回頭會看見什麼——也許是她從某扇窗戶後面望出來的臉，也許是畢達哥拉斯那雙深井般的眼睛，也許什麼都沒有，只有冬天空蕩蕩的橄欖樹。

後記：

沒有無緣無故的愛，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。

十四年後。

西元前四九五年夏天，克羅頓城陷入騷動。

公民大會通過了放逐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決議。那些穿著樸素長袍、信奉數即萬物本原的人，一夜之間成了城邦的敵人。他們的學園被圍，屋舍被焚，有人在逃亡途中被截殺，屍體扔進海裡。

賽隆站在自己的宅邸門口，看著遠處的火光。

他四十一歲了，鬢角有了白髮，下巴的線條比年輕時更硬。他的船隊比當年大了三倍，他的名字在商界有了分量。他沒有娶妻。

米亞的消息他斷斷續續聽過一些。她還在學園，沒有出嫁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。但她的名字仍然和那座學園連在一起，像一道無人能解開的繩結。

今夜，那道繩結要被人用刀砍斷了。

賽隆知道是誰煽動了這場暴亂。那個名字他十四年來從未對自己說出過，但此刻它浮出水面，像溺死者的臉。

是他自己。

他沒有親手扔過一支火把，沒有在公民大會上說過一句畢達哥拉斯的壞話。

十四年前那個冬天，他離開學園時只是沉默。

他只是沉默著，把那天午後的一切——市集的陽光、迷迭香的香氣、海豚躍出水面的姿態、她褐色眼睛裡平靜的光芒——全部埋進心底。他從不提起，從不回想，從不追問自己是否還愛她。

但他記得畢達哥拉斯說的每一個字。

他記得。

他記得自己站在那裡，像一個乞求進入聖殿卻被拒之門外的凡人。他記得那份羞辱。他記得自己轉身時，心裡有什麼東西碎掉了——不是愛，是相信愛有回報的奢望。

十四年來，他從沒對任何人提起過那個下午。他把碎掉的東西掃進心底最深的角落，用船貨、賬目、政治盟約一層層壓上去。他以為埋得夠深了。

但深埋不等於消失。它只是在那裡腐爛、發酵、變成別的東西。

今夜的火光映紅了他的臉。

他轉身對管家說：「備馬。」

坡地上的橄欖樹還在。十四年，它們長高了一些，枝條更密，在夏夜的風裡沙沙作響。方庭的門已被撞開，火光從裡面透出來，人影幢幢，叫罵聲和器物碎裂的聲音混成一片。

賽隆下馬。他沒有帶僕從，沒有帶武器。他就這樣走進門，像十四年前那個冬日一樣。

方庭裡亂成一團。人們拖著莎草紙卷扔進火堆，砸碎陶瓶，推倒石凳。有人在尖叫，有人在哭喊。賽隆穿過混亂的人群，目光尋找著什麼。

她在方庭深處。

米亞背靠著石牆，手裡緊緊攥著一隻小小的黑繪雙耳瓶——那是她的，還是十四年前在市集買的那隻。她已經三十歲了，面孔不再年輕，顴骨的線條更深，褐色眼睛仍然平靜，像熟透的橄欖。火焰在她臉上跳動，但她沒有躲閃。

她認出了他。

隔著十四年，隔著滿院的火光與喧器，她認出了這個曾經在市集盯著她看的男人。

賽隆站住了。

他想說什麼。

十四年，他攢了太多的話。他想說他那天才不是故意跟在她身後。他想說他求娶她是真的，不是一時衝動。他想說他去學園不是為了羞辱她父親，是真的想靠近她生活的那個世界。他想說畢達哥拉斯說的那個關於她的事，他一個字都沒有忘。

他想說，他不知道今夜這場火會燒起來。他真的不知道。

但他什麼也沒說。

米亞看著他。她的眼睛還是那種平靜，像在看一件市集上尋常的器物。只是這一次，那平靜裡多了一點別的東西。

不是恨。不是怨。甚至不是失望。

是了然。

「你進不來，」她說，「不是別人不讓你進。」

賽隆聽見自己的心跳。很慢，很重，像十四年前米羅放在石臺上的青銅小牛。

「是你自己，」她說，「從來沒有真正想進來過。」

她抱著那隻雙耳瓶，轉身走進火光裡。

賽隆站在原地。橄欖樹的影子落在他腳邊，和十四年前一模一樣。

遠處，學園的屋舍正在坍塌。